

我在世界的
尽头等你



あなたを待って

I travel alone in this life, and I will take your hand in the next, if only we have the next

这一次是我独自一个人在走，如果有来生，我一定会牵你的手

马好◎著 MAHAO WORKS

我在世界的 尽头等你

马好◎著 I wait for you
in the end of the world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在世界的尽头等你 / 马好著 . — 贵阳 : 贵州人民出版社 , 2011.6

ISBN 978 - 7 - 221 - 09598 - 5

I . ①我… II . ①马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08927 号

书 名 我在世界的尽头等你
著 者 马 好

责任编辑 韦仕杰

策划编辑 一 航

文字编辑 张 燕

文案编辑 黄豆豆

装帧设计 谢 滨

出 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

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

经 销 新华文轩

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规 格 880 × 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 115 千字

印 张 8

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21 - 09598 - 5

定 价 22.80 元

目录 Contents

引子

001

Chapter01

005

「上」石头镇我已经离开了那条路很远，却以为一直都还在。

Chapter02

082

「中」把青春献给我身后这座繁华的都市。

Chapter03

169

「下」使我们相恋的，不是狂欢，而是共同的痛苦。

番外——林凤秀

241

后记

246

引子

我常常梦见光照，梦见狭窄的石头镇，梦见雨中一树一树颤抖起来的紫叶子。

梦里也是一样儿的阴晴不定。有时候下着一阵一阵的白雨，雨点砸在泥地上有新鲜的土腥气，天地都变得白了，密密斜斜地下着雨帘子，雨帘子还携着呼呼的硬风。阴的时候头顶住了天，乌云埋在离脑袋很近的地方。晴的时候，那就像香浓色烈的热带，空气热得胀了，滴下汗来，一切都裹在一只汗壳子里。

从天空中俯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小县城，它如

同一缕苍黄色的胡须，深深地嵌于群山之中。和那些中国北方灰尘满天的、集散各种肮脏门面房的县城不一样，石头城自有一种鲜亮湿润的气色。南方的这个地段上高山遍布，所有的城镇乡村都像是从山之间开凿出来的，所以大多形状狭长。石头镇其实就是这样一条长长的街道。除了水电站、中学这样的建筑分布在半山腰上以外，从观音庙到电影院、菜市场，县城人们所有的衣食住行娱乐，都在一条街上。长街是从前用河里的小石子哗啦啦铺上去的，长时间经过人踩，磨平了。由于地处低洼，雨水过后从山上下来的水带着枯枝、碎石和黄泥都汇集到街上，水没膝高，人们拎着鞋在水中来往，半夜里水退了，要是恰好碰上好月亮的天，月光便像丝缎一样滑滑地摊开在长街上，这时候站在街口，水洗过的长街晶亮晶亮的，像从那山上俯冲下来的原来是满山的钻石，配上两旁黑黢黢的矮房子，说不出来的风情万种。

和周围的县城比起来，石头镇有一处特别，一条宽阔平整的大河从县城的北边一穿而过。大河属阴，通常出现在稻谷千里，地气繁盛的平原上，用来盛放大地之阳。而石头镇南边靠山，北边靠河，靠山的一面山阴，靠河的一面腥咸。南边是一座座连绵着的青山，太阳升至天顶的时候高山的阴影斜罩着街上。北边是条汤色浑黄的

大河，正午时候河面波光粼粼，如同万千蛤蟆张着碎碎小口往前扑。站在街口远远望去，一眼就能同时看到山和河。

大河宽阔，盛产一种白条鱼。石头镇有一条窄巷子，下边的一排人家都靠着打渔为生，他们的砖瓦房前边，总是弥漫着腥鱼、沙螃蟹和河虾的味道。南方正午的太阳热辣辣的，在白天的时候这排人家的门口都挂着渔网，渔网细、白，像是某种鱼类吐出来蚕丝般亮晶晶的口水。往细里看渔网上还沾有无数的鱼鳞片，那些长得肥肥的渔民的老婆常撂下一个木桶，站在太阳下摘鱼鳞，一摘一下午。

这样一来，石头镇就变成了一个柔媚的小县城，有着特殊的美。清早从山上下来一阵阵雾，淹没了整条街，这时候走上街去，空气像穿了件潮衣，一层层的凉贴在手臂上，怎么也褪不去。县城多雨，有时候人们说着“怕是要下雨呢。”有人抬头看看天，便接“还有两座山呢”，眼看着乌云翻过这两座山，眨眼间就到了。

这是一个不易老的县城。地方和人一样，性子浅淡些，就不容易老。这个小县城发展迟缓，只是看得见人们老下去，小孩子生出来，却看不见时间在不动声色地流过去。晚上一推门，街上还是有光，不知道多少年前的月

亮还吊在天上，影在河里。一个人的一生，不去细想什么，也就这样惶惶地过了。

回忆起来，在石头城里的这十几年，不知道为什么漫长得仿佛大半生。我们对于人生，总是后知后觉，常常是把生活囫圇吞枣地咽下去，于是后来只有怀念。

我不得不怀念你。光熙。在这些最初的日子里，我毫无知觉地用尽了我一生的温柔，并且在还远远不懂爱的时候，就已经凭借本能在消耗爱。

因为对你的怀念，使我相信世界上真的有那么些东西，它们无关金钱，欲望和世俗生活，它们远远地站在生活的对面，怀抱一生里所有的温柔。你的笑容，你晶莹的眼睛，你骑着摩托车时和我说话的样子，你从未施展过的柔情，都埋在了我的心底，然后在一个又一个的夜晚争先恐后地从我心上冒出头来——并且在到来的时候，让我心痛如绞。

怀念如同一街隆隆的秋风，放任而来，摧毁着我。
黄沙落尽，满山满山的鲜嫩就老了。



Chapter 01

「上」石头镇我已经离开了那条路很远，
却以为一直都还在。

1. 在这之后的一切都在这里发端，膨胀成一生我远不可知的命运。

十三是个邪气的数字。无论是数字、年纪、阳光、草木或者人命，这个世界上但凡有着生命力的东西里头都带着两股气，一阴一阳，阴翻身压到了阳上面，阴戾之气全出，如同夜里黑猫的眼，水潭里癞蛤蟆空洞的叫声，好像真有一团东西压在了命上边。

在我十三岁这一年，我突如其来地觉得靠近胸口的地方有一团郁郁的闷，闭上眼，仿佛看见一团灰黑色的云状物软软地沾着我，若是伸手驱逐，则怎么也驱逐不

开。在这一年里，我变得容易感冒、牙疼、扁桃腺水肿，觉得格外地困乏，常常走在大路上太阳一晒，就浑身乏力，好像再走一步，膝盖就要跪倒了。不过奇怪的是，我的身体似乎也因此变得敏感，好像风一吹，就在我的心里吹起了波纹，太阳一晒，就立刻浮肿，总之身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触角，处处都有种子破土而出，外界一变化，我就成了疼痛的感应器。

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个女人的一生，你会发现这种变化是微妙的。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长高？从什么时候乳房开始发育？从什么时候有了爱的意识？经过了什么事，心就变得成熟老练了？这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。如同你在空气中呼吸，空气影响了你，你也就影响了空气，正是在这种无时无刻的变化中，你和你生活的这个世界推杯换盏。

十三是我的命数，我的心原本是沉默的，在这之后的一切都在这里发端，膨胀成一生我远不可知的命运。

在说到十三岁和我的生活之前，我得先说一说恐惧。很多和我们的生活看起来毫不相干并且无关紧要的反应，事实上有可能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那扇门。

我们置身于其中的这个世界，我指的是刨除了我们

的生活、生命和一切物质之后的那个世界，它一团混沌，若有若无，可是拥有着人类难以企及的智慧。关于这种东西，我们能做的只有想象。在一次屠宰牛羊的现场，我曾见过包裹着动物内脏器官的一层膜，热乎乎的，半透明，像黏液般可以流动，介乎固液之间。肉体 and 器官之间的膜状物，在我看来，这几乎是最接近于那个世界的比喻——一层粘粘亮亮的膜状物，像云团一般地漂浮在天空和大地上，我们，动植物，思想和灵魂，乃至时间和空间，都深陷于其中。我们深陷于我们看不见的。唯一能够和那个世界对话的，是我们的身体。不是语言，也不是思想，而是本能的身体。我们的身体和那个世界同出一源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痛，会笑，会高兴，会忧伤，却不知道为什么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白天黑夜，月盈月亏，男生女相，天灾人祸，风雪霜降，如果肯抛弃那些荒唐的科学理论，会发现我们的意识，和从我们的意识中生发出来的这世界，实在让人惊叹。它如同一台操纵精良高度智能的机器，随机而动，随生而发，又像是一只水母，一碰它，它就动弹。我们的一举一动，一个念头，一个渺茫的意识，都在牵制着这个巨大的世界。它的生命性让人恐惧。

十三岁时，我丝毫不能理解这种运转，深觉自己受

到命运的钳制。每当白天转至黑夜，我就时时看着天空，妄图去解释这种明明由你而生，又不为你所知的宇宙运作，十分痛苦。

我们连我们自己的身体都不能掌控和了解，怎么去了解包裹我们的这层大智慧？我们连自己的存在都无法确认，如何去确认宇宙的存在？

想明白这一点，你就会时常恐惧。恐惧这种神秘力量的巨大和惊人，它辽远无边，包含生死，包含命数，包含时空，包含所有人的相遇和离开，包含所有人的爱恨和苍老。它如同一只凄凉笑起来的黄嘴唇，远远地站在了天边。

这种毁灭般的恐惧感，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词汇，我十三岁时当然尚未懂得它，却已经听到了它的呼吸声。它几乎能够解释那个南方小镇上瘦瘦弱弱、敏感自持的少女若无其事的外表下巨大的内心暗流，也能解释她从此以后所有的疯狂和爱。

你有没有见过那样的小孩子？她长了虫牙，不能吃糖，母亲和老师把糖收走。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小孩子吃糖，她不出声，紧紧地攥着双手。如果这时候你使劲掰开她的手，你会发现她紧握着一颗糖，她不吃，也不说，

糖早就被手汗浸化了，她会一直攥着。

对我来说，面前这个世界，随时都可能到达末日。恐惧感就像大地上茁壮的风，它把脚下一颗细小的钉子，瞬间蔓延成刀山火海。

第一次看见恐惧，是我非常小的时候，我身体不好，半夜经常发烧，奶奶为了照顾我，和我睡一张床，我们互相抵着头脚，各占一边。

那是一天暮春薄薄的清晨，纸糊的窗子透进天光，地上因此透出清明的昏来，像是一只蒙蒙的茧，还没有苏醒，但已经被一层层清亮的唾液裹了起来。我盖着一床很厚的实心棉被，觉得脚背处一阵冷，然后醒了。睁开眼，四周没有声音，只看到地上的那层白昏，安静地伏着。屋子里一切都影影绰绰，空气里充满了细微的粉末，就像一把尘埃扬起来，又沉下去。

生命里有些时间从你见到它的那一刻起就旧了，不再流动，滩成了一堆暗红陈旧的血。

旧家具一角褐灰，墙上有青霉块。我闻到丝丝的甜气——像血丝化在了痰中。我慢慢爬到床脚，左手臂忽然就冷下来。我发觉这一角的被子是冰凉的。我拍着她的身体，试图叫醒她，我叫，奶奶，奶奶。可是她没有反应。我又闻到那股甜气，她身上没有血，可是血气

就是从这儿散开来的。

一定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了。我这样想着，身体开始不自觉地颤抖。

忽然之间，我第一次看见了恐惧。如果说死亡是平和的，那么恐惧就是朝下的，就像一把爪子，往下使劲地探着，很快就要探到心的最底部。恐惧披着青黑的长袍，却只能看见影子。在它的影子下，我什么也看不见了。就像天上巨大的太阳移到了沙漠里，我就成了那一圆团黑。四周寂静，连背过身去的足音也无。我想止住它，可是并没有察觉什么在动；我想大叫，可是团黑之外艳阳千里，鸟雀凌空。

这就是恐惧——只有你一个人，处在最深沉的暗处。

奶奶那一天夜里不知不觉地死去了。

我已经忘记了她的脸，却一直记得她的表情。她没有微笑，也没有哀苦，她只是死去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会用微笑和哀伤来形容死去，微笑和哀伤，都是情绪，而死亡，是一种深度。是一种无可言说的深度，就像你一脚踏空，你并不知道下面有多深。在那儿，害怕和向往一起存在，快乐和痛苦一起存在，它们被搅和成了米粥的状态，阴阳皆俱。

这个事件是我印象里的第一次强烈的恐惧。后来它就常常在夜晚向我袭来，不可制止。有时候我要睡觉了，闭上眼，忽然觉得马上就会地震，它马上就来了。我睁开眼，开始不停地发抖，掐着手指，一遍遍地安慰自己，不会有地震的，石头镇从来没有地震过。不管用的，地震这个词化成一个个灰飞烟灭的恐怖景象撞击着我的脑海，我抱住头，绝望地等待那轰隆隆的最后一秒。当然，一整夜，那一秒都没有来。

这样的恐惧感，是我人生的背景色。我被囚禁于此，大汗淋漓。

2. 月亮常常歇在我家院里的树梢上，周身发出祥和的光，像一个真正的母亲。

和石头镇的秀气相对应的是，这里出产陶瓷、大叶种的黑茶，还有细颈长身的女子。这里四季都是春天，从来看不见风雪和枯荣。墙根脚下长着一根根细细的墙角花，淡紫色的六瓣花，如同花儿生长的这个小镇，小如斯，也没有失去细致，总是像工笔描出色彩妥帖的细纹路。

石头镇之所以叫做石头镇，是因为县城里大多数的房子都是砖石结构的。除了县政府、医院、学校、百货